

白上曲

今生看到的前世

郭晨子 / 著

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郭晨子／著

昆曲 今生看到的前世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曲:今生看到的前世 / 郭晨子著;

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6.8

ISBN 7-80148-726-5

I. 昆... II. 郭... III. 昆曲

IV. J82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5734 号

昆曲:今生看到的前世

郭晨子 / 著

责任编辑:刘 刚

装帧设计:朱 也 林 涛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邮政信箱: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销售热线: 010-65512133

E-mail: 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: 880 × 1 230 1/32

印 张: 7 字 数: 147 千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0 001~5 000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·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电话:0539-2925659

· 作者简介 ·

郭晨子，女，文学硕士，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讲师。

创作有小剧场话剧《别问我是谁》、《爱情瘦身》、《还魂记》等；电视剧《冬天的小树》、《走过花季》、《白领公寓》、《霹雳彩虹》等。任昆曲“七夕版”《长生殿》缩编。

目录

壹



【楔子】

- 2 昆曲，今生看到的前世

【上本】

- 4 世故与天真
7 昆腔
9 曲牌
12 全本戏
16 折子戏
20 清唱与剧唱
23 女戏
26 船戏
28 灯彩戏
30 节令戏
32 娱神戏
34 串戏
36 行当
40 做功
43 戏箱
46 家班
50 曲会

目录

貳



【中本】

- 54 《水斗》
- 57 《断桥》
- 60 《偷鸡》
- 63 《思凡》
- 66 《下山》
- 69 《羊肚》
- 72 《说亲》
- 75 《说亲》（又一）
- 77 《古城会》
- 80 《楼会》
- 83 《打瓜园》
- 86 《墙头马上》
- 89 《狗洞》
- 92 《戏叔》
- 95 《贩马记》
- 98 《绣襦记》
- 101 《惊丑》
- 104 《风筝误》
- 107 《太白醉酒》
- 110 《湖楼》



目录

叁

- 113 《受吐》
- 117 《听月》
- 120 《琴挑》
- 124 《琴挑》(又一)
- 127 《琴挑》(又二)
- 130 《秋江》
- 132 《寄扇》
- 135 《桃花扇》
- 138 《桃花扇》(又一)
- 143 《桃花扇》(又二)
- 146 《楔游》
- 149 《絮阁》
- 152 《小宴》
- 155 《埋玉》之后
- 157 《看袜》
- 160 《神诉》·《仙忆》
- 164 《惊梦》之前
- 170 《惊梦》
- 173 《拾画叫画》
- 176 《幽媾》·《冥誓》
- 179 《魂游》



【下本】

- 184 俞振飞
- 187 俞振飞(又一)
- 190 仙霓社
- 192 张允和
- 196 昆曲与电视
- 199 昆曲进大学
- 202 花神
- 206 看戏杂感
- 209 看戏杂感(又一)
- 212 看戏杂感(又二)

215 后记

【楔子】



昆曲，今生看到的前世

再明亮的舞台，演起昆曲来，都美好得陈旧。

——旧人、旧事、旧的心绪，旧情未了。

妩媚和烦恼都是许久以前的，尘封起来没有走样。

几个朝代几个百年前的一颦一笑，而今，也还是懂得。

懂得，却无法安慰了——

隔得太远，隔了万千的光阴。

横亘着岁月的河，昆曲是对岸的风景。

河水汤汤，没有摆渡的舟。

只有停留在此岸看着。

迷失、怅惘、困惑……

一段段前尘往事，明明素未谋面却偏偏似曾相识，梦里熟悉得真切，醒来，皆不认得。

昆曲，是今生看到的前世。

【上本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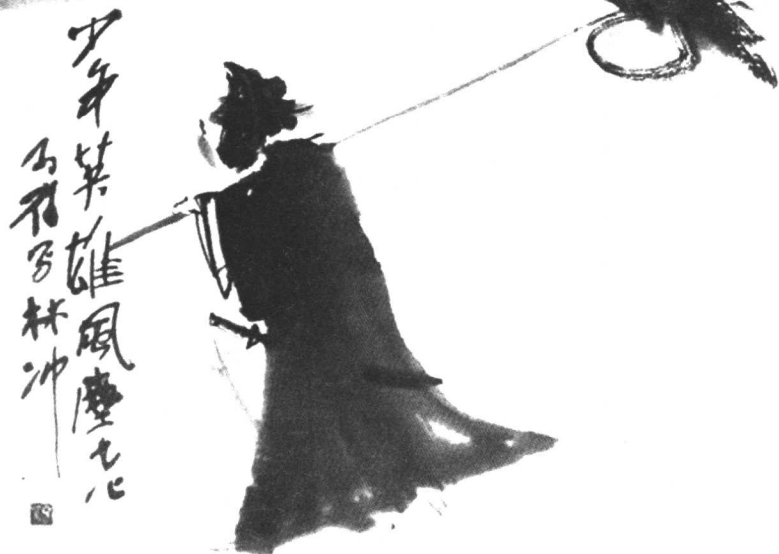
世故与天真

谁人不想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？谁人不想走进谢灵运的山水诗中体验？陶渊明不好当的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归隐是归隐了，饿死了儿子；谢灵运笔下的风景要身临其境也不容易，走到那些山川很是要费几分脚力。不能如陶渊明般潦倒，也做不到谢灵运般诚恳，后世的人想起了造园子。

园子中叠“山”，“瘦、透、露、皱”的太湖石不仅具有肌理效果，还能够遮蔽或提示周围的景致；不仅自身像微缩的山，还能够造成山景，把个方寸之地营造出层峦叠嶂的效果，仿真诗里的画面，提炼画中的诗意。

水呢？水本无形，“吹皱一池春水”，端的看池是什么形状，池与亭台楼阁如何呼应。园子里的水是静的，水里的鱼、水边的草、水面映出的日月云彩是动的，虽静，水却是活的。

扬州或是苏州，出门有闹市，一派鲜活的市井喧哗，有声有色，但回家就是田园诗的味道山水诗的境界了，转化得多么方便。要什么归隐，难道还真的去种田？要什么游览，不想真的去流汗。早先的诗人从山水中体会到意境，造园的士大夫把意境还原到可供差遣的石头和水身上，所谓叠山理水“虽由人做，宛自天开”。用十足的人工追求一分自然，是一种世故。



把太湖石当山川，把一池水当江河，以为用足了人工便追求得到自然，不又是一种天真吗？好比小孩子骑在竹竿上喊着“驾驾”，把竹竿当了马。

世故和天真，纠缠于文人的生命，烙印在昆曲身上。

——昆曲用诗写成，无论屈原香草美人的自拟还是苏轼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的担心，诗意，贵天真。昆曲采取曲牌体，字数、句数、平仄韵脚都有规矩，格律世故，以世故的格律表达天真的诗意。

——昆曲“无歌不舞”，每一句唱都有相应的身段和程式。身段舞蹈化，但绝不是纯粹的舞蹈；程式动作来自生活，但又绝不是生活中的动作。生活世故，舞蹈天真，世故是大地，天真是大地开出的花。

——昆曲戏台空空荡荡，一桌二椅而已，犯不着大动干戈，反正，台上的都是假的，布景画得再像也不是真的。《出塞》一折，王昭

君一个弱女子背负着王朝的大使命前往塞北，多少悲戚和无奈，走到边界，不待她回望故国，坐骑已是一步都不肯再朝前迈了。如若台上有边塞布景，少不得连马也要上场了，索性全都不要。摒弃了对真实环境的再现，何等世故；把交代环境的任务交给演员，以演员的唱念做打创造出一个想象的空间，又是何等的天真。

再者，昆曲的本质是音乐的，音乐决定了它的时间性和抒情性。一套套的曲牌，终归唱的是心情。以音乐为本体，昆曲天真；既然以音乐为本体，大胆省略，昆曲世故。

——大千世界各色人等，昆曲一一归入行当，任你再出挑再特别，也总还归属于某一个类别，这是阅尽世事的世故，同时，这不也正是悲天悯人的天真？给你一个归属，不再孤独。

古典戏剧多以面具区分“行当”，比如日本的能剧就有能面，大致分翁面、尉面（即老人面）、鬼神面、女面、男面、灵面，产生了世袭的能面工匠。把面具直接画在脸上成为脸谱，这，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了。面具多麻烦，脸谱，世故而天真。

——昆曲的情节缓慢、甚至拖沓，天下事大同小异，疏于叙事是昆曲的世故；昆曲放大了情感，情感才值得反复琢磨，传奇事不如传奇情，把事情改造成情事，是昆曲的天真。

——苏州昆曲博物馆的戏台上悬挂对联，“看我非我我看我也非我，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像谁”，人生如戏，可谓世故的感叹，戏如人生，何尝不是天真的愿景。

昆腔

广告腔、政论腔、明星腔、综艺腔、电视剧腔……无聊地揪着电视机的遥控器，忽然，听到笛声，听到“水磨调”，听到昆腔。

是一档人物专题片，报道昆曲女演员，节目的开始，免不了是女演员唱《牡丹亭》中的《惊梦》。

“袅情丝吹来闲庭院”，听到“袅情丝”三个字，已经神游了。

汤显祖的[步步娇]，过于难唱，过于难懂。“袅情丝”究竟该如何解释，拜读过祝肇年先生的文章，读了，忘了，也不脸红，不求甚解却又自以为是明白其中的意思的。

这一声“袅情丝”真是“腐朽”啊，是百无聊赖中的浑身酥软，好像江南春雨，没有下雨的时候也雾蒙蒙地仿佛还飘着雨丝。这声音遥远，纤细，和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；这声音又延绵不绝，直唱得昆曲也丝线似的，细密而纠缠，扯也扯不断。

气无烟火，气若游丝，由魏良辅加工雕琢的昆山腔在明嘉靖末年开始流行，当时就有了“水磨腔”的名号。水磨，原指加工糯米粉的工艺，浸渍后的糯米再用石磨来磨，温润的白色米浆慢慢倒下来，磨盘转动，已经膨胀酥软的糯米彻底没有了形状。最后出来的糯米粉，细到不能再细，滑到不能再滑，和面粉不同，捏起来似有响声，而用它做成的糕团点心，能把牙齿粘掉。

“水磨”的另一种来历和漆器有关。工匠们做漆器的最后一道工序就叫“水磨”，被称之为木贼草的一种粗糙的干草异常耐磨，用水泡了它，然后，一遍遍地磨蚀器物表面，充分打磨后的器物变得光滑，这时再上油漆，才能做出上等的漆器。

糯米粉也好，漆器也罢，无休止地追求精细。人声，也能“水磨”。

为水磨腔伴奏的乐器有笛、箫、笙、琵琶、鼓，后来加入了三弦、箏和阮。笛、鼓和三弦是昆曲演出的必备，缺一不可。

最爱是昆笛。昆笛有雌雄之说，雌笛用于生旦，雄笛的声音略粗，比雌笛低半个音，用于老生和花脸。

时而流利时而呜咽的笛声，代表了昆曲的气质。竹子钻了孔做成的乐器依赖于它的空心，空心才能成全空气的流动发出声响。古人推崇“空”，空胜于满，正如“无”胜过“有”，“虚”胜过“实”。胡琴和铙钹靠摩擦和敲打，笛子的吹奏则靠气息。“气息”，无可捉摸也无法固定，这看不到的“气息”转化成了听得见的声音，好比昆曲擅长呈现深藏不露、不可捉摸、幽微难测的女人心。

要是剧种也有性别，京剧是大丈夫，是烈日下的行军歌；昆曲则是女娇娥，是月光下的小夜曲。

水磨腔伴着笛声，阴柔的美弥散。传奇作家对阴柔美特别地敏感和偏爱，昆曲中，有多少出戏是月光下的心绪难平，如《玉簪记》中的《琴挑》；是细雨中的往事不堪回首，如《长生殿》中的《闻铃》；是男人夜半的仓皇出走，如《夜奔》；是女人陷入的无尽凄惶，如《琵琶记》中的《描容》……月、雨、夜，属阴；女人，属阴；还有，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的梦，梦，是阴性的，一梦而亡的杜丽娘化成了魂，魂，是阴性的——昆曲，是阴性的。

常常，一周的晴朗过后，周末去看昆曲的下午就飘起雨来了。是水磨腔和笛声唤来了雨吗？雨天，酝酿昆曲心情。

曲牌

[山桃犯]，好在一个“犯”字，山桃的红“犯”了青山，比春意“闹”的“闹”字还要生动。山桃的红法，泼辣、民间、野性，好能好到蜜里调油，惹恼了搅个地覆天翻，是山桃一样的女子的爱。

[玉山颓]，好在“玉山”和“颓”的组合，倘真是玉山，有着怎样的质地、切面和体积，玉山“颓”然，怕也触目惊心，好像一名君子霎时间给剥夺了一切，不由地魂飞魄散。

[醉扶归]就是三个字都好了。醉的是谁、因何而醉，扶的又是谁、扶的和醉的是否有故事，是否就要发生故事，还有“归”，归到哪里呢？何处是“归”？踉跄的脚步经过了怎样的路途？朦胧的醉眼看到了怎样的图景？三个字就是一幅好画。

[霜天晓角]也好，一下子就冰凉了，冰凉生出苍茫。像拂晓早起赶路，周遭一切都还没有醒，静谧中，对往日熟悉的场景生出惶惑，梦境一般地游离。及天大亮，雾气散尽，旭日初升，心定了，起先的那一番悲怆开始变得不真实。

还有[桂花锁南枝]，甜香还在其次，小小的一簇簇的金桂银桂去“锁”了枝条，何等的缠绵啊。

每每看昆曲，领会优雅细腻的曲词之前，这些牌名，已经足够我浮想联翩了。好像每一个牌名都包含一个场景、一种心情或是一段过

往，每一个牌名都是一种意象。要是再串联起来，好比[红衲袄]、[好姐姐]、[绕地游]、[意不尽]，用牌名能做诗的。

方括号里的是牌名，曲牌的名字。而曲牌，是填词时必须遵守的规律，也就是词格，它限制了是否分段、每一段的句数、每一句的字数，字的四声阴阳，还有韵脚。

例如[集贤宾]，属商调，在《牡丹亭·闹殇》中，杜丽娘唱[集贤宾]：

海天悠、问冰蟾（何处）涌？看玉杵秋空。凭谁窃药（把）嫦娥奉，甚西风吹梦无踪。人去难逢，须不是鬼挑神弄。在眉峰，心坎上（别是）一般疼痛！

括号中是衬字，用于语气的表达和情态的描绘。除去衬字，这个曲牌中一共有八个句子，句子的字数依次为七、五、七、七、四、七、三、七。

至于牌名，有的出自原曲歌调的词句，有的提示了原曲的内容，如[女冠子]，顾名思义是唱道姑的。有的是少数民族曲名的音译，如[唐兀歹]。还有的，说明了音乐的特点，比如[节节高]、[急板令]。此外，个别曲牌还包含了本曲牌中词句的定格，比如[水红花]一定以“也啰”结尾，[叨叨令]的第五和第六句一定要有“也么哥”做语气词。大多数的牌名则和曲牌没有直接的关联。

更重要的，曲牌是一种音乐标志，表明它是怎样的曲调。昆曲的每一折戏采用的是联曲体，联曲体又叫曲牌体，是以曲牌为基础单位，把不同的曲牌连缀成套。由曲牌联成的套曲，古人称“套数”。曲牌相连成套也有内在的原则，联成套的曲牌是一个宫调的，通俗地说，一个调门的曲牌才能连在一起，如果串了宫调，也要彼此相通，属于同一种笛色。

曲牌体是昆曲文本的基础，任何状物抒情，只要放在曲牌体的规